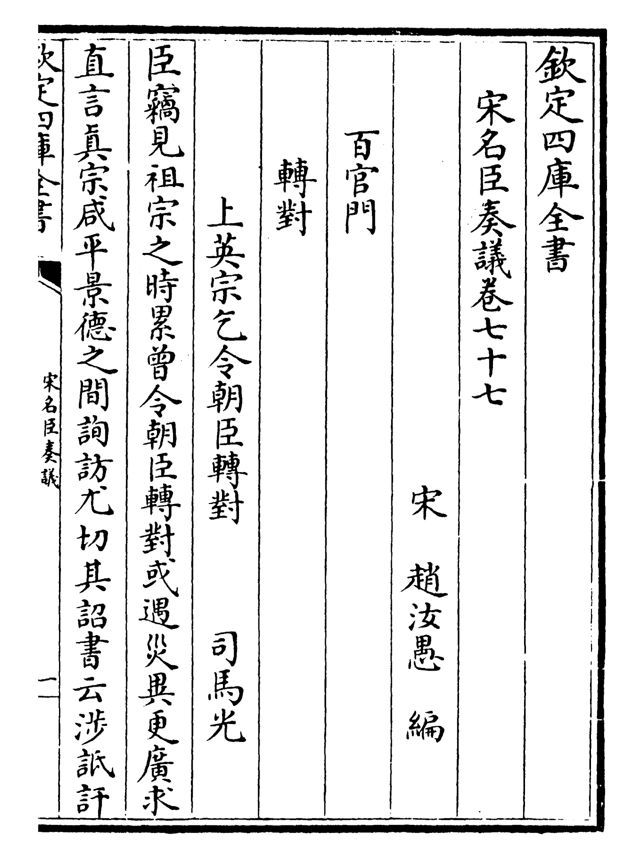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七十七

宋　趙汝愚　編

百官門

轉對

上英宗乞令朝臣轉對　　司馬光

臣竊見祖宗之時累曾令朝臣轉對或遇災異更廣求直言真宗咸平景德之間詢訪尤切其詔書云涉訐許

者固可優容之詞藻者許其直致是時羣臣上書言事者日不下百餘封每戒敕閤門令疾速進入詔樞密直學士馮拯陳堯叟令詳定以聞所以然者不唯考時政之得失亦以觀羣臣之能否也是故太宗時得寇準眞宗時得張知白皆上書言事驟加擢用後為宰相俱著名跡景德元年六月内出朝士邊肅等二十四人姓名令於崇政殿引對在外者驛召赴闕其後稍稍進用多為名臣此皆近事可法者也陛下踐阼未久羣臣能否

恐未徧知欲乞依祖宗舊制每遇內殿起居日常令朝
臣兩人轉對其餘在京及外處臣寮有欲上書言事者
所在官司皆不得壅滯彼必欣然承命各竭所懷然後
陛下親加省覽必有所得若上書者稍多陛下不能一
一徧觀即乞擇近臣識慮明達用心公正者二人先次
看詳但求道理切當不取文辭華美分為數等各以貼
黃節出事宜置之於前然後奏御陛下更以聖意擇其
善者特令引對面加詢訪若實有可采其所言之事即

為施行仍於禁中籍記姓名每遇有重難公事試委之幹辦俟果有功效乃加進用如此則天下之才盡在目前可以器使雖堯舜之世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亦不是過也不然若但循故事止作虛名所上之書未必省覽雖復省覽亦無施設則無益於事不如不為也治平二年

上時知諫院

上英宗乞降詔令臣寮各上封事及依次轉對　范純仁

臣近日曾上封奏乞降詔令兩制及三司副使已上臣寮逐員各上封事及諸司主判常參官等依次轉對至今不蒙施行伏惟陛下臨御方初天下延頸企足觀望聖化正宜博覽羣策通達下情使四方之利病必聞羣下之能否皆見然後可以布順民之政恢太平之風固不當以聽覽為煩而以多言為厭也況自古昔有數奏以言之法官師相規之誡瞽為詩工誦箴大夫規誨士傳言皆所以深采羣言裨助時政之道也近世則有百

察轉對之法本朝累聖悉曾行之非臣至愚獨有是說伏望聖慈體明目達聰之道念羣情壅蔽之弊將臣所奏付中書門下撿會施行則天下幸甚治平三年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神宗乞因轉對召訪以事閲其能否

楊繪

治平四年十一月四日詔曰朕惟眇德初踐丕圖欲躋方夏於已安浩若巨川之未濟聰明所及固不能燭萬事之幾夙夜雖勞將何以救羣元之失覺然在疚殆此淹年顧善化以浸微懼皇猷之弗嗣逐緣象緯之發欽承譴告之仁氣𣪠感通陰陽愆

繆星文屢變地震不寧切聞成王畏天之明深嘉大禹拜言之美咨爾羣辟夙夜公朝特舉舊章俾從轉對尚慮盈庭之士未知側席之懷宜立明科庶來讜議其或補朕躬之遺闕箴時政之靡臧斥有位之阿私糾在朝之朋比述爲邦之急務貢禦敵之密謀通人情壅蔽之端救民力困窮之弊以至臺省之職崇嚴而吏道日濫賦入日增而國用日虧或變風俗之澆訛或駁刑名之得失或議當今之所尚或陳往事之可懲號令有所未孚恩澤有所未究並宜極論式副明揚多文者無闕於事情寡詞者直述而已播告中外咸體至懷其令御史臺每遇起居日令百寮轉對

臣竊以人君之所難者其惟知人乎人藏其心非察其

言之可采必觀其行必試以事然後其才能可得而用矣虞書曰萬方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此之謂也恭以百寮轉對不行者十數年陛下即位首復其事此真明目達聰兼視廣聽之術也然而止取其名乎將取其實乎如取其名則書之史冊傳之四方亦足以為美矣如取其實則令之轉對者前一日入奏於上閤至其日再拜於上前而退則所奏之事有可採者或假手於人若因而進用之則偽濫

者何由而旌別乎欲乞先觀其言設有可采即於轉對之時召而訪以事閲其能否眞偽之狀既審其可用仍未可以言而遽進之先命之以事而觀其才用之實而擢於位如此則敷奏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之典復行於今日熈寧元年上時知諫院

上神宗乞收百官轉對封章留中採擇

王　存

臣竊觀陛下自初即位憂勤庶政率祖宗故事詔百官

以起居日轉對德音丁寧為首務者補聖躬之遺闕箴時政之靡𥈽斥有位之阿私糾在朝之朋比推至誠來讜議追夏禹拜言之美此甚盛德非羣臣所能當然自降詔書四年於兹轉對者固多矣未聞有一言能開悟聖聽一事有推行於時者豈言盡不足采其事皆不足行邪昔之人君有謀事而當羣臣莫能及退而有憂色曰以吾議於朝而羣臣莫能及吾國其殆哉今在廷之臣言事四年而卒無可采者其為朝廷所宜憂遠矣使

萬一其言有可收録而不見省焉則所以丁寧而求者恐乖至誠之道也陛下萬幾之繁百官封事固難悉覽須令館閣臣寮分閲屬近臣看詳而揔擇其可否此乃陛下謹於聽納不以獨見為明然議者猶以為可否羣臣之言當在人主宜非臣下所得預也今又不然罷近臣看詳而悉付中書執政之大臣中書執政之大臣未必得暇盡覽則屬之掾屬掾屬又未必能詳擇乃間委外廷之臣使之可否迭為重輕羣臣誠淺薄不足以仰望

清光在陛下聽言之體為輕矣古之聖王詢於芻蕘而擇狂夫之言者豈謂芻蕘狂夫其慮有過於聖王哉所以博詢兼聽而來善言者也夫善言者非言之為難得其所以言為難也故信而後諫可以言而後言誠使自處如此者轉對於廷其言有深切至當而陛下聽覽有所未至例出其封章可否於公府之掾屬下及外廷之小臣則彼以為愧悔莫甚為後來者孰肯勵精竭誠輸切至之言哉且人臣進言莫不希人主一省而有懼後

患之心如知陛下不必親覽而悉送中書則孰補聖躬之遺闕箴時政之靡臧知其言必暴於公府掾屬外廷之臣則孰敢斥有位之阿私糾在朝之朋比若是則詔書所求者殆為虛語耳伏望陛下收百官所上封章取其補聖躬箴時政斥阿私糾朋比者留中採擇須付外者刋其姓名自餘建言功利非干大體者擇兩制近臣看詳可否其言果有便利於時者付中書施行使中外曠然知陛下前日之詔書出於至誠雖小善畢來而無

所厭薄則必有忠誠切至之言繼此而言矣臣疎愚不識忌諱惟陛下留神裁察熙寧四年上時為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

上哲宗乞復轉對　曾肇

臣伏覩令文臣下得言時政闕失公私利便者臣聞帝王即位之初必有以順天下之心答中外之望其為之有序在知其要而已伏惟皇帝陛下仰承顧命而履天下之尊太皇太后陛下俛徇權宜而議軍國之務此正華夏蠻貊洗心注目顒顒觀聽之時也端本謹始實在

今日臣愚輒不自揆敢布腹心伏惟留神聽察幸甚臣伏覩先帝嗣位以來憂勤恭儉日謹一日神功聖德充塞天地固非臣言所能髣髴也陛下繼之承之任大責重然四海之廣萬事之煩億兆之衆不可家至而人接之則欲達天下之情成天下之務豈有他哉在廣言路爾言路廣則人人得盡其情人人得盡其情則上無不聞之事下無不通之志政令之得失百姓之休戚羣臣之忠邪賢不肖雖在四方萬里之外陛下不出戶庭不降几

席可以周知而備見矣然後察政令之得者則力行之彌綸未至者則損益之百姓之所願欲則與之百姓之所疾苦則除之顯忠而去邪任賢而退不肖夫然故上澤得以下及下情得以上聞百官有司奉法遵職貴者不以崇高而敢肆賤者不以疏遠而敢欺陛下深處法宮之中端拱無為而天下治矣夫任己聰明則其察愈詳其蔽愈甚因衆之聰明則所視者遠所聽者周故先王設進善之旌立敢諫之鼓陳誹謗之木又使瞽獻書

師箴瞍賦矇誦工諫近臣盡規親戚補察彼豈聰明之不足哉知任已不如任衆也舜之繼堯所守一道然舜初受命則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以謂繼治世者耳目尤不可以不廣故也三代以還咨詢訪納固非一塗然近世之所嘗行祖宗之所已試則命百官轉對實今日之要務也昔唐太宗初即位延見羣臣或論往古成敗或究民間利病每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規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感歎議息征徭故能創業垂

統成貞觀之治下至代宗每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敢言者賞其盡規不言者責其隱默故陸贄以謂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周世宗即位之始亦延羣臣使陳當世之務故能外强兵威内修政事而顯德之政獨高五代先帝熙寧之初亦詔百官咸以次對故事不遠行之非難此臣愚惓惓所以有望於陛下也今學士大夫布滿周行人有所懷皆願自竭但慮詢求之未廣聽納之未至爾陛下沛然發德音下惻怛

之詔使之極言無有忌諱則孰不踴躍奮勵各罄所知以補聰明之萬一哉陛下察其言之當者納之用之而勸之以賞言而未當或過於訐直者寬裕包涵而不加以罪非但舉空文循故事而已如此則四海之内知陛下有好問之美有聽言之實忠謀讜論日聞於上而阿諛壅蔽之私不得行矣天下之情孰有鬱塞而不伸天下之務孰有怠廢而不起者哉故臣愚過計以謂今日之要務未有易此者也至於廣收骨鯁敢言之人充耳

目之任救左右侍從之官責以論思獻納是皆朝廷之所素講不待臣言而悉者也伏惟聖慮深遠無所不周如臣賤微不識大體顧以世荷國恩凡弟皆蒙先帝不次收採不勝犬馬之私倉於自効愚者千慮兾有一得冒進狂瞽干犯典刑惟陛下察其用心而赦其僭易不勝幸甚元豐八年四月上時為戶部郎中

上哲宗乞審議轉對之制　范百禄

臣恭聞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詔自今每五日內殿起居

翰林學士及文班常參官轉對並須指陳時政得失朝廷急務或刑獄寃濫百姓疾苦咸採訪以聞事有要切者許非時詣閤上章不得須候次對既又命尚書省集官議其可者而行之為民求治之心可謂至矣眞宗皇帝詔有司録轉對章疏一本留中聽言擇善之志可謂勤矣祖宗之於轉對其勤且至如此今一歲之中視朝有數臣寮轉對者每次二員凡不過十餘人借使人悉知而言言皆見用亦不過十數事耳臣竊惟太皇太后

陛下皇帝陛下固常有太祖為民求治之心眞宗聽言擇善之志然於此事今昔有異心跡未侔補闕拾遺必在旁通於衆志博覽兼聽未能全美於前聞臣雖甚愚竊惜言路之未廣而恐人情之怗默苟有所聞則積為蔽塞伏願陛下法堯之詢於衆蹈舜之取諸人使四目盡明庶言必達則時政之得失可以周知朝廷之急務能無小補刑獄寃濫百姓疾苦必無壅於上聞而有裨於聖德矣孔子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民之父

毋苟不周諮於人言物論何以臻茲伏望宸慈詔執事審議轉對之制率由太祖真宗之舊章則天下幸甚元祐

上哲宗乞詔天下皆得直言及百官次對 六年八月上時爲翰林學士兼侍讀

曾肇

臣聞自昔有為之君欲以收攬威柄修立政事一新海内之耳目則必公聽並觀大開言路使朝廷得失民情利病百官忠邪賢不肖畢聞於上然後虚心審察揆以

古誼參以時變出於天下之公而無悖於前可施於後者則斷而行之出於一人之私而於前為無稽於後為有獘者則絀而不用以此經綸天下之務酬酢萬物之變故能所為必成所欲必獲古之興王所以功施一時澤及後世未有不出於此者伏惟皇帝陛下躬至德開大明方且夙寤晨興以總攬權綱更革時獘為志然後發德音下明詔使人人得直言時事無有所諱以廣聰明以通壅塞正在此時而中外寂然未聞有所諮訪此

臣之所未喻也論者或曰方今宇内無事朝廷清明陛下循守舊章足以稱治尚何事於言哉臣竊思之斯言過矣何則舜之繼堯無異道也方堯老而舜攝固也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及其命九官則天地人神草木鳥獸之政無所不舉而終之命龍作納言蓋雖舜之盛德又當極治之世所以通天下之情者猶不敢不以言為急又況德未臻堯舜之盛世未若唐虞之治者乎惟是臣下用事則或蔽於自私而惡聞其過於是多為關防

杜塞言者指鯁言正論爲矯激以循默取容爲忠厚此則任事者之所便非朝廷之忠計也昔漢宣帝之初上書者皆爲二封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及魏相執政白去副封然後天下之情無不上聞宣帝所以知人疾苦成中興之功魏相所以總領衆職號稱賢相者能去壅蔽故也陛下無有爲之志則已苟有志焉而不廣開諮詢訪納之路臣未見其可也臣愚欲願陛下明詔天下皆得直言又詔百官使以次對諭以

至誠求助之意責以盡忠無隱之誼其言而有益則不惟納用且加以賞言而亡益則一切包容置而不問如此則遠近之人知陛下有求言之實有聽言之明孰不感激奮勵應上之求哉雖然四海之大士民之衆不必人人皆知義理方陛下虛己下問之時豈無乘間投隙以姦言私說惑亂聖聽者此則在陛下聽納之際有以辨之而已孔子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

辭屈孟子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孔孟所以知言用此而已蓋人之以言接於我者不能使之齊而能使吾不為彼之所惑者辨之有道故也辨之有道則雖姦言私說雜陳於前安能移我之意哉苟畏其惑亂而遂廢諮詢是何異憂噎而廢食也臣愚待罪從官轉徙五郡道路傳聞皆謂陛下聖質高明濟以果斷其志將以有為於天下日夜傾耳以聽德音而久之未有所聞輙因賜對首敢以是為

獻伏惟留神采擇紹聖元年閏四月上時除知杭州過闕

上徽宗乞修轉對之制詔百官民庶極言時政　曾肇

臣伏讀詩書見周成王即政之初咨嗟求助至於再三羣臣進戒亦皆至誠懇惻無所諱避然考其時猶在除喪朝廟之後及康王嗣立自乙丑至癸酉纔九日而君臣更相訓告如恐不及夫詩書所載固非空言而康王纍然在喪服之中上下相飭如此其急豈非天位至重

守之至難祇畏恐懼尤在其始故雖宅憂之際虛心納善亦不敢以已乎恭惟皇帝陛下聰明恭儉天質夙成孝友慈仁形於言動自出居邸第雖未有所施為而天下稱頌以為賢主及踐阼數日弛張廢置出於獨斷者莫不曲盡物情大慰民望則又天下歡呼以為英主此誠宗廟社稷之福夷夏生靈之慶也然臣以謂四海之遠非一人視聽之所能周萬幾之衆非一人思慮之所能給必須合天下之目為之視合天下之耳為之聽合

天下之心為之思慮如是則陛下不視而明不聽而聰無思無為而天下治矣夫為此者非他在開言路而已言路開則上無不聞之事下無不達之情以之振舉廢壞蠲除疾苦考覈能否判别忠邪唯陛下之所欲為無施而不可也昔者以舜繼堯所守一道然猶明四目達四聰及禹繼舜亦拜昌言在漢宣帝始親政事則詔民上書去其副封以防壅蔽唐太宗初即位孫伏伽以小事諫太宗厚賜勉之以誘言者至於本朝可謂平治而

祖宗以來數詔百官使以次對神宗舉而行之於熈寧之初以興起事功為後世法臣願陛下逺觀舜禹成康之所行近迹神考之故事修轉對之制下不諱之令明詔百官下及民庶使得極言時政無有所隱然後陛下擇其善者而行之且報之以賞大則加以爵秩小則予之金帛其言不足採若狂妄牴牾者一切置之不以為罪庶以皷動天下敢言之氣紓發鬰堙壅塞之情當今先務無大於此願陛下亟行之元符三年二月十九日上時為中書舍人

上徽宗乞因日食命百官轉對

江公望

臣伏見神宗皇帝即位三月即詔内外文武羣臣直言時政至十一月再下詔書每遇起居日輪百寮轉對當是時日食來年正旦故神宗寅畏天威諮詢闕失以圖消伏以廣聰明甚盛德之舉也今連年日食皆在正陽之月考之前志殆非小變陛下去歳已甞下詔求言獨轉對之制闕而未講臣愚伏望因兹薄蝕特降德音每

遇起居日輪百寮轉對庶幾上處天戒之丁寧下通人情之壅塞以追先志以廣聖德因之修舉故事正在此時伏乞留神詳察速賜施行建中靖國元年四月上時為左司諫

見謝辭

上仁宗乞許邊臣過闕朝見　韓琦

臣竊見朝廷近來每於外任就移臣寮往沿邊委寄任使内有路由京師經過者多是陳乞朝見例各不蒙允許豈非朝廷以乞朝見者只是欲陳乞恩澤希求錫賜

遂一例不允其請只令將所見入遞以聞臣竊以臣寮久在外任必有素緼冀得一望清光開陳本末理既周盡事必易行陛下若因而勉之責其效命則必挺身忘死思有以報陛下寵遇之厚若或別有陳乞亦在朝廷詳其可否必不容其僥倖況今西陲設備之際以此移赴邊任臣寮自當詔令入對慰而遣之豈有邊臣到闕不面天顔使其自陳猶行沮遏甚非國家撫御將帥之術也臣欲今後就移邊任委寄臣寮因經過到京乞朝

見者並賜恩許若因此妄有陳乞即繫在朝廷斷在不行豈可防小故而失於大體臣竊聞見有新差知渭州張元經過到京累狀陳乞朝見未見俞旨亦望特賜允可寶元二年上時為右司諫供諫職

上仁宗論張耆等乞免衙謝辭

賈昌朝

臣伏見護國軍節度使兼侍中張耆赴河陽武勝軍節度使高化赴相州乞免衙辭河陽節度使楊崇勲復平

章事乞免衙謝兼聞上件官等並乞只於後殿見謝辭者按近制臣寮見謝辭並合在前殿仍詣正衙除假故外若事急速或許於後殿或免過正衙並繫臨時特旨者等位為節制久去朝闕辭見不由前殿出入不詣正衙或扶以拜君或揖而受賜既稱衰病且冒寵榮雖聖上眷待老臣特推異數猶宜避免以示恪恭豈可輒上奏封自求優便令國家外扞邊寇方任武臣所宜並示恩威不可專用姑息仍恐文武臣寮自此更輕慢朝廷

之儀慶歷二年五月上時權御史中丞詔自今應臣寮入見并辭謝如值假故不御前殿即依舊制並放外若事急速許令後殿見謝辭及放正衙並繫臨時特降朝旨即不得輒自上章陳乞仍牓示朝堂

上仁宗論乞上殿三班外亦聽諫臣求對

錢明逸

臣伏見閤門儀制每日上殿不得過三班緣三司開封府日有公事上殿外只有審刑院或大兩省班次即其餘並皆隔下且諫臣職在諫諍大抵言朝政得失詔令賞罰稍稽頃刻則事涉已行隨而更張國體非便欲乞

今後諫臣有本職事求對雖已有三班外亦聽上殿敷奏慶歷四年十二月上時為右正言供諫職

上英宗乞復知州人上殿　　呂誨

臣聞漢宣帝拜刺史守相必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察其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副必知其所以然斯最切於治道也國朝故事親民官通判以上擬任先引見仍於中書呈身替還知州許上殿言利便三事乃察言觀行之體也比來引見呈身如故但未嘗親問中書不閲

實言利便三事亦皆罷之天下郡守不得人者十五六豈聖朝求治之意哉踈遠之臣有終身不得近清光伸一言以紓素藴者欲君臣之道相屬上下之誠相接不亦難乎臣欲乞今後凡除擬知州人引見日令上殿親有所問審察其人仍俾中書閱其可否然後授之以任替還依舊許言利便三事因而緫核必得其實治平二年十一月上時知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詔自今鄭究曹蔡襄邢同青壽胡明宜河中等知州府辭見許上殿

上神宗乞察官依諫官例登對

張戩等

臣等每有本職公事欲上殿數奏必奏候朝旨既許上殿伺候班次動經旬日儻遇朝廷政或闕失及外事有關係於機速不容後時者如此稽遲則已無所及況使往復待報必由中書萬一事干政府則或致阻抑耳目之司雖欲應急陳聞安可得也伏覩天禧詔書或詔令不允官曹涉私措置失宜刑賞踰制誅求無節寃濫未伸並委諫官奏論憲臣彈舉是蓋臺諫之職言責既均

則進見之期理無殊別何獨憲臣隔絶踈異欲乞朝廷推原天禧書詔之意使依諫官例牒閤門即許登對或所言急速仍乞先次上殿所貴遇事入告無憂失時熙寧二年十月戬與程顥同為監察御史上詔三院御史及裏行有公事並許直申閤門上殿

上哲宗乞令臺諫先次上殿　朱光庭

臣竊以事之機密者不可以口陳心之精微者固難以書盡夫天下之廣萬幾之繁其間情偽萬狀取舍兩塗一失其當咎緣而生朝廷增置諫員實司陛下耳目之

任凡天下之事無不得言者若忠賢之未進姦佞之未除刑賞之失中政令之違常如此之類皆得以聞上使之日對清光獻納論奏尚慮未盡況天門九重邈若霄漢儻令秪上封奏不得面覲威顔則事之機密心之精微何緣盡達伏自陛下臨御以來除執政外餘皆未許上殿臣遂於去年十二月內奏乞上殿至今未奉俞音兼臣竊聞故事改元後許令臣寮上殿今已改元矣望出自宸斷檢會故事早賜指揮令臺諫先次上殿上以

廣陛下之聰明下以盡愚臣之職事

貼黄伏縁增置諫職葢欲廣陛下之聰明豈有不許上殿之理竊慮姦臣故為壅蔽使天下之事不得一一上達伏望聖慈特賜明察元祐元年正月上時為左正言

上哲宗乞令臺諫先次上殿　孫覺

臣昨自先帝祔廟後曽具劄子乞賜指揮許臣寮奏對庶幾人情不至壅隔至今未奉聖旨竊以人情壅隔則乖離疑惑之患生假竊盜亂之禍作於易乾下坤上為泰

泰者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坤下乾上為否否者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今者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大統萬國天臨四方即位以來且一年矣羣臣望清光聆德音者三省樞密院大臣八人而已使此八人者聰明有餘論議皆當中立而無所附麗方正而無所阿私可也萬有一人焉不足以任此而曲折反覆不可以見於文字而御史不得請對諫官不得面陳則陛下何由而知之且諫官之設本以拾遺補闕為任密啓面陳乃其職

也今一切須具章疏劄子然後可得上聞則與夫百執事等矣伏望聖慈特許諫官御史上殿奏事

貼黄臣竊以諫官御史陛下耳目之所寄今者久未指揮許令上殿則若自蔽其聰明深恐小人因之得志肆行而無所忌憚伏乞早降指揮臣竊以太皇太后皇帝陛下臨御以來執政官外未甞引對庶寮臣以為今日之執政亦前日之庶寮也豈可謂庶寮之中德性才器皆出執政之下乎臣以

為因其上殿奏事知其才能短長亦可以備他時揀拔任使元祐元年二月上時為給事中

上哲宗乞依舊制許臣寮上殿

蘇軾

臣謹按唐太宗著司門令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不許關礙臣以此知明主務廣視聽深防蔽塞雖無門籍人猶得非時引見祖宗之制自兩省兩制近臣六曹寺監長貳有所欲言及典

大藩鎮奉使諸路出入辭見皆得奏事殿上其餘小臣布衣亦時特賜召問非獨以通下情知外事亦以考察羣臣能否情偽非苟而已伏見陛下嗣位以來唯執政日得上殿外其餘獨許臺諫官及開封知府上殿不過十餘人天下之廣事物之變決非十餘人者所能盡若此十餘人者不幸而非其人民之利病不以實告則陛下便謂天下太平無事可言豈不殆哉其餘臣寮雖許上書言事而書入禁中如在天上不加反覆詰問何以

盡利害之實而況天下事有不可以書載者心之精微口不能盡而況書乎恭惟太皇太后以盛德在位每事抑損以謙遜不居為美雖然明目達聰以防壅塞此乃社稷大計豈可以謙遜之故而遂罕與羣臣接哉方今天下多事饑饉盜賊四夷之變民勞官冗將驕卒惰財用匱乏之弊不可勝數而政出帷簿決之廟堂大臣尤宜開兼聽廣覽之路而避專斷壅塞之嫌非細故也伏望聖慈更與大臣商議除臺諫開封知府已許上殿外

其餘臣寮舊制許請間奏事及出入辭見許上殿者皆復祖宗故事則天下幸甚元祐二年五月上時為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

上哲宗乞依天聖舊制引對臣寮

孫升

臣愚不肖伏蒙誤恩再玷言職夙夜思念恐無以塞責而孟子以謂敬其君莫如陳堯舜之道伏蒙二聖臨御以來仁厚之澤結於人心微如蠢動遠暨幽荒莫不愛戴鼓舞自三代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治臣竊以謂至治

之世銷患於無形居安慮危防微杜漸正在今日夫堯舜以聰明文思濬哲文明之德而必曰明四目達四聰又曰稽於衆舍已從人者廣耳目以防壅蔽也壅蔽之傷國其患為大陛下深居九重仰成輔弼一日萬幾之微四海九州之廣天下之利病生民之休戚安危治亂之所係苟睿智未達則耳目安得不廣而壅蔽之患安得不防也天聖垂簾聽政未久臣寮上殿並如常儀今二聖臨御五年矣而此制缺未講中外竊有疑焉士大

夫懐忠抱義欲望簾幃披瀝肝膽有不可者四海九州之利病休戚陛下有不得聞者壅蔽之患不可不防治忽之機不可不戒伏惟太皇太后睿智燭理可洞判於羣言皇帝陛下聖德日躋宜習聞於庶務收天下之耳目以為聰明兼四海之見聞以資聽覽此堯舜之所先而聖政之不可後也伏乞明詔有司依天聖舊制引對臣寮並如常式實堯舜之所先明目達聰之舉也伏望聖慈少留聽焉天下幸甚元祐四年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徽宗論減罷監司守臣上殿

曾肇

臣聞朝廷政事以民為本與民親者莫如逐路監司及州長吏祖宗以來常重其選故監司辭見皆得上殿而州長吏人數猥多不可人人延見則擇其州之要重繁劇與夫沿邊守禦之地為長吏者則許上殿舉天下之大無慮三百餘州而長吏得對清光親承訓敕者不及百人不為多矣近者伏覩詔書知州軍辭見合上殿者

減罷其半於半之中又減朝辭上殿者二十有二州其辭見得上殿者纔二十有三州而已紹聖四年文臣一路兵鈐及監司職任並須上殿指揮又罷不行臣愚竊所未諭也夫祖宗必令監司知州軍上殿者豈苟然哉視其貌則疲癃老疾無所揜與之言則能否邪正莫能欺因此以察執政用人則精粗得失無不見矣為監司長吏者受命而行躬聞德音則人人曉達上旨有所遵守政成而歸親面天顔則人人各述所知口陳指畫而

上下之情無有不通者矣非獨如此躬親庶政收攬威權者人主之大柄延見臣下諮詢不倦者人主之盛德祖宗以來所以不憚日昃之勞不厭應接之煩葢有以也今陛下初即寶位方當勵精為治日接羣臣以廣聰明以通衆志之時而遽有此變更臣愚竊恐四方聞之或意陛下倦於諮詢或意陛下畧於待士而為監司長吏者亦將茍且因循無自勵之志非所以崇美德與治功也夫自古帝王有志於治者未嘗不廣延羣臣博問

兼聽而於治民之官尤所注意在漢宣帝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察其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稱必知其所以然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故西漢二百餘年獨宣帝世循吏為盛漢之刺史即今監司之任也漢之守相即今知州軍之任也宣帝所以綜覈名實為漢賢王其本在此以陛下明聖方將興建德業比隆三王如宣帝所行為之甚易臣愚欲

願陛下近守本朝成憲遠稽漢宣帝故事出自聖意申
命輔臣自今監司知州軍辭見上殿並如舊制内監司
及帶一路兵鈐仍依紹聖四年指揮其餘則依今年六
月十六日詔書施行所貴上循祖宗之典下貽子孫之
法其於政體蓋非小補惟陛下留意毋忽天下幸甚元符
三年七月上時
為翰林學士

宋名臣奏議卷七十七

宋名臣奏議卷七十八

宋 趙汝愚 編

儒學門

學校上

上真宗請申明太學議　孫何

臣聞書稱教冑有虞庠辟雍之文易載賔王有鄉舉里選之制皆所以導王化育官材牢籠英雄陶冶風俗必

見推於太學方獲譽於公朝從古洎今斯道不易東漢則諸生三萬李唐則學生八千上所搜求必由此出亦有定茲歲貢擇彼時英貳州舉謂之茂才或公車宣為有道縣次給食俾與計偕下詔雖頻中選尤寡及予孝廉立格進士設科尚皆聘自高年召從太守上中下郡人數有差餘皆附學讀書方得上名禮部其後士風澆薄世態銷刓賤古道於儒宫慕他岐於天府闒茸之士始入泮林英豪之流例趨京兆而又兵戈繼起經制莫

存絃誦之義皆亡郡縣之學盡廢原乎所以抑有其由
蓋以定令之初綱條踈闊六館升降縱限門蔭之高早
兩京薦論曽无科禁以釐革遂令淺俗扇以成風外地
絶無學生神州悉號鄉貢下至工商雜類方遊太學廣
文伏見近降明制懲科場之積弊立貢士之新規申命
有司十取其二違則有辟令在必行斯實聖哲教導之
方朝廷畫一之法然臣以為尚有未盡者請為陛下陳
之夫理歸宗極事有根源將陳救弊之謀須有從長之

論且生徒棄本為日斯多庠序不修其來自久國家必欲開孤進之路闢至公之門莫若再舉令文復嚴經術使寒畯之士由鄉里以升聞世禄之家自成均而出仕太學不得補庶人之子神州不得貢鄉士之門貴介綺羅府送者有罪草莽韋布監牧者黜官其外郡或駢繁縣之富庶者按舊典重立學官俾選耆儒碩生為之博士助教精加課試公與薦延歲終仍依新條限以人數發解必有軼羣之異行拔俗之英才匪由鄉庠亦許公

議得其士受薦賢之賞非其人坐謬舉之刑尋常之流一準上法易貴變而能久政在改而更張臣謂此令既行可使斯文復振豈直四科取士自當三代同風難者或曰今古異宜質文迭用但求至藝勿繫前言此又委巷之談陋儒之見夫以文取士既已失之取之乖方弊將安救今士子目為鄉舉其實自媒贄投於郡府之門關節於公卿之第屬詞比事合格者不過彫蟲任傳棄經入流者未逾章句若不收之學校選自州閭實慮他

時益成薄俗兹事體大惟陛下特達而行之臣出身之初亦自府解豈敢忘本遽陳此謀蓋目擊輕浮心知謬濫是以冐不測之罪罄狂夫之言咸平元年上時為右司諫

上仁宗請諸州各辟教官　劉敞

臣伏見近勑更張貢舉條約欲令四方遊士各歸其鄉里而有司得以觀行聽言絶濫進之敝此誠上近古制下適時宜然臣猶謂必欲人安其居皆有常心漸之於仁摩之於義化民成俗則莫若開庠序以收養之設師

弟子以教誨之月考時試以勸勉之教定俗成然後賢不肖立見而真偽不雜矣今州郡幸皆有學學皆有生徒而終患無師以教之但令掾曹雜領其事職既不專教用不明自古儒學之官不兼治民蓋為此也臣欲乞州郡有學處聽長吏各奏辟教授一員於前任判司簿尉中選有文行堪為人師者充仍令以四年為一任與理考數官資俸禄同之掾曹則學有常師教有常業士子競勸矣於朝廷長育人材之意誠未失也今欲游士

歸鄉而不為設學則無以收之設學而不為置師則無以率之置師而不立課試講習之法則無以成之三者名存實亡則學者不歸雖欲別賢不肖興廉遜崇鄉黨之化不可得矣惟陛下裁許嘉祐二年十二月上時知揚州

上神宗請修學校以為王化之本

程顥

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无廉

恥之行刑雖繁而姦不正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為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

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津遣萃於京師館之寛閒之宇豐其廪餼䘏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

使日授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髙任擇其學業大
明德義可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
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
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
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太學
及州郡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為人師者使教于學
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千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
修其庠序之制為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

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羣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才之下者罷歸以為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太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

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未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无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姦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

齒失者亦奪二官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涖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為之賞罰凡公卿大夫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廕者並如舊制唯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術材能者於朝其在學賓興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

五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為二等上者聽授以莞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中於選論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外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之為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

行實材學升進之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録一切无義理之獘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寖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臣謂帝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萬世行之熙寧元年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上神宗答詔論學校貢舉之法

吕公著

臣謹按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

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辯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周禮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其禮禮賔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自堯舜三代以來其養士取人之法雖隨時損益不同然教必本於學校

進必由於鄉里此六七聖人所不易也逮乎秦漢而下聖王之迹既息凡所謂禮樂教化之官皆以廢絶至於設科取士則各出於一時之茍且國家承其極弊之後而因循未暇制作雖天下學校頗嘗修建然取士之路不出於此而欲人之就學也不亦難乎其為科舉之法則專以進士經學大抵皆襲唐制而已夫上之取士者將以治事而長民而所以取之者乃不過試之以辭章記誦之學蓋亦乖矣今誠不能革茍且之弊興廢絶之法而望賢才之加多

風俗之漸變終亦不可得也故臣竊以謂貢舉之獘不可不革而學校之制所宜漸復雖進士經學行之既久為有司者安於課試之格為士人者狃於進取之術可以漸去而未可以遽廢莫若先建學校兼而行之學校所進者歲增則科舉所取者歲減如此不十數年間士皆以學校進矣所謂學校之法者天子自立太學於京師取道德足以為天下師法者主之自開封府及天下州縣皆立學取道德足以為人師者主之然學校教化所以一道德同風俗

之原今若人自為教則師異説人異習故宜博選天下所謂有道德可以為人師先集於太學使講議所以教育之法而朝廷以道揆其得失講議既定然後取其得者置之要會州府使主其學其餘州郡即委轉運司與知州通判於本州及屬縣内選經術通明行誼素著者一人使主州學如本州無人即轉運司於同路州縣選差並令就見朝廷所置學官於本路會府而受朝廷教育之法或本州士人道德可以為人師而不仕者委本州與

轉運司發遣赴闕當度其可否特與注官就差本處主學仍於太學受所以教育之法所謂貢舉之法者應天下士人並須本縣公吏等結罪保明鄉貢素行方得入於州學州學每歲貢士量州府大小大郡貢二人其小郡士人絶少處二歲若三歲貢一人並知州通判與主學官於學生内選入學一年以上經明行修者貢於朝廷而升于太學者官為給食太學每歲於學生内選到住太學一年以上經明行修通世務可以治人者七十

人進於朝廷其在上等者委中書門下量才官使其在次等者送流内銓依名次注官計一歲所貢者七十人三歲所貢者二百人則後次科場進士經學南省奏名之數内可各减一百人二歲之後就學者衆諸州所貢人數可以倍增而太學三歲可增置四百人則進士經學奏名内更各减一百人又行之三歲科舉可盡罷而士之進者皆出於學校矣其到太學及一年以上經術行誼入下等及經雖稍通行有毀玷者並罷歸本州一

不與選願歸者亦聽其自太學罷歸非行有毀玷者並不礙後來選貢應天下知州通判及掌學官所貢士人上等者為最在任皆最者特與旌賞入下等為殿在任皆殿者當行重罰其本郡士人實有經行蔽而不舉者委安撫轉運使提點刑獄及御史臺覺察以聞當行重罰又按舜典命夔典樂教胄子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子弟焉古者

四民各有業而不雜故士之子常為士盖於治事長民皆其世業則所學所行習見而易入是以王者之於教學莫不以國子為先務盖庶人非秀異絶倫不得為士士之子非教養有素亦不得在官臣以謂應已有官者並須入國子學取道徳足以為人師者主國子監歲選學生十人或十五人聞於朝廷而升于太學如諸州貢士之法既至太學及一歲以上委太學官選經明行修通於世務可以治人者天下士衆同進于朝廷如到國

子監一年以上不與選願出官者即學官委保經義稍通行无毀玷年及格者聞於朝廷而關送審官院流內銓依無出身人例差注又今來科舉之法既未可遽罷則須權作處置按進士之科始於隋而盛於唐初猶專以策試至唐中宗乃加以詩賦後世遂不能易取人以言固未足見其實至於詩賦又不足以觀言是以昔人以鴻都篇賦比之尚方技巧之作此有識者皆知其無用於世也臣以謂自後次科場進士可罷詩賦而代以

經先試本經大義十道然後試以論策夫試於有司固未能得人之實材然此法既設則人稍宗經令建立學校將以經術教養則代賦以經亦變法之漸也又經學一科雖其来蓋遠然自唐以後始加填帖由是應此科者專務記誦此於章句音切尚不能辨然而舉用之曰此可以治人不待有識者然後知其非也臣以謂自後次科場明經止用正文填帖更不以注而增試大義如此應明經者漸多而諸科之獘自消矣熈寧二年五月上時為翰

林學士

上神宗荅詔論學校貢舉之法

司馬光

臣准御史臺牒准勅節文天下學校貢舉之法宜令兩府兩省待制以上御史臺三司三館臣僚各限一月具議狀聞奏者臣聞詩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言欲强於天下者無如得人得人而任之以事則四方斯順之矣臣竊惟取士之獘自古始以来未有若近世之甚者

也何以言之三代以前其取士無不以德行為本而未嘗專貴文辭也漢氏始制茂才孝廉等科皆命公卿大夫州郡舉有經術德行策試以治道然後官之故其風俗敦尚名節降及末世雖政衰於上而俗清于下由取士之術素加獎厲故也魏晉以降貴通才而賤守節習尚浮華舊俗益敗然所舉秀孝猶以經術取之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一言一動之失或終身為累士猶兢兢不敢自放隋始置進士唐益以明經等科而秀孝

遂絶止有進士明經二科皆自投牒求試不復使人察舉矣進士初但試策及長安神龍之際加試詩賦於是進士專尚屬辭不本經術而經明止於誦書不識義理至於德行則不復誰何自是以来儒雅之風日益頽壞為士者狂躁險薄無所不為積日既久不勝其弊於是又設謄録封彌之法蓋朝廷苦其難制而有司急於自營也夫欲搜羅海内之賢俊而掩其姓名以考之雖有顔閔之德苟不能為賦詩論策則不免於遭擯棄為窮

人雖有跖蹻之行苟善為賦詩論策則不害於取高第為美官臣故曰取士之弊自古始以来未有若近世之甚者非虛言也今幸遇陛下聖明心知貢舉之極弊慨然發憤深詔羣臣使得博議利病更立新規是千載一時也議者或曰古人鄉舉里選今欲知士之德行宜委知州知縣者采察其實保而薦之臣獨以為不然古者分地建國自卿大夫士皆以其國人為之猶患處士之德行不可得而詳也故又擇其鄉之賢者使為閭胥比

長自幼及長朝夕察其所為然後士之德行美惡莫得而隱也今夫知州知縣雜四海九州之人遠者三歲而更近者數月而更或初到官即遇科場遽責之知所部士人德行誠亦難矣又應開封府舉者常不減數千人而開封府獄訟之繁知府者自旦至暮耳不暇聽目不暇視又安有餘裕可使之察數千人之德行乎議者又曰宜去封彌謄録委有司考其文詞參以行實而取之臣獨以為不然夫士之德行知州縣者尚不能知而有司居

京師一旦集天下之士獨以何術知之其術不過以衆人之毀譽決之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夫衆之毀譽庸詎足以盡其實乎必如是行之臣見其愛憎互起毀譽交作請託公行賄賂上流謗讟並興獄訟不息將紛然殽亂朝廷必厭苦之而復用封彌謄録矣夫封彌謄録固為此數者而設之也譬猶築防以鄣洚水也今不絶其源而徒去其防則横流之患愈不可救矣臣雖至愚平生固嘗竭其思慮欲以少救其弊今

敢陳二策乞陛下俯加裁擇臣聞上之所為下之所歸也國家從來以詩賦論策取人不問德行故士之求仕進者日夜孜孜專以習詩賦論策為事唯恐不能勝人父教其子兄勉其弟不是過也今若更以德行取人則士之力於德行亦猶是也誠風化清濁之源歷代訛謬而不悟必待聖朝然後正之者也夫德行修之於心藏之於身雖家人有所不知况於州縣况於朝廷將何從知之故必待明哲公正之臣知而舉之然後四海之士

皆可得而官使也然舉薦之法既行則干求屬請誠所不能無也要在所舉非其人者國家以嚴法繩之勿加恩貸則苟且徇私之人皆知懼矣且國家既以德行取士則彼貪猾輕躁之人依附權要枉道求進者皆為清議所貶見棄於時雖有舉者必不多矣臣愚欲乞令後應係舉人令升朝官以上歲舉一人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歲舉二人諫議大夫或待制以上歲舉二人不以所部非所部鄉里除自己親戚及曾犯真刑或私罪情

理重曾經罰贖及不孝不友盜竊淫亂明有迹狀者不得舉外其餘皆得舉之仍於舉狀内明言臣今保舉某州某科某人有學術節行乞賜召試若舉狀既上之後却有前後諸般違礙事發其舉主並依律文貢舉非其人分故失從公私罪定斷受贓而舉者以枉法論其舉狀逐時送下禮部貢院置簿記録若應舉人而不舉者歲終委貢院勘會姓名聞奏乞嚴加懲罰朝廷每遇三年一開貢舉委貢院截自詔下之日勘會選擇舉主最

多者從上取之舉主數同則以舉狀到省月日先後為次其舉主曾有贓罪及見停閑身亡或在合舉人數外者並不使倍於每次科場南省奏名人數具姓名聞奏乞下本貫發遣赴闕其本貫更不考試即具狀申解送赴貢院仍出公憑給付逐人令赴貢院照會限十一月内取齊十二月内引見正月内委貢院内考試其試官或朝廷臨時添差進士試經義三道子史策三道時務策三道更不試詩賦及論明經及九經等諸科試本經及論語孝經大義共四十道明經加試時務策三道其帖經墨義一

切皆不試對策及大義但取義理優長不取文詞華巧唯所對經史乖謬時務疎濶者即行黜落其奏名人數並依科場舊制若合格者少不滿舊數亦聽至御試時進士明經各試時務策一道九經等諸科試本經大義十道所有名字高下並只以舉主多者為上舉主數同則以舉狀到省月日先後為次其舉人所納家狀及授官後吏部所給告身並須開坐元初舉主人數姓名若及第後犯私罪情理重及贓重其舉主並減一等坐之未及第者減

三等皆不以去官及赦原如此則羣臣不敢挾私妄舉士人皆崇尚經術重惜操履士風丕變矣朝廷若不能行此保舉之法其次莫若修學校之法以取之臣伏見慶歷以來天下諸州雖立學校大抵多取丁憂及停閑官員以為師長藉其供給以展私恵聚在任官員及市井豪民子弟十數人游戲其間坐耗糧食未嘗講習修謹之士多耻而不入間有二千石自謂能興學者不過盛修室屋增置莊產廣積糧儲多聚生徒以采虛名師

長之人自謂能立教者不過謹其出入節其遊戲教以鈔節經史剽竊時文以夜繼晝習詩賦論策以取科名而已此豈先王立學之意邪於以修明聖道長育人材化民成俗固已踈矣臣欲乞自今天下州學只許置教授一人委本州長吏於本處命官中選擇無過犯有節行能講說為衆所服者舉奏補充若本州無人則奏乞下銓司選差委銓司於見在銓選人内揀選進士明經諸科出身人歷任無贓私罪能講說經書者奏補充逐

州教授仍令國子監試講書經義應舉人初入學者並為外舍生唯赴聽講及公試外不得于學中宿食其教授每日講書畢取在學諸生姓名書於籤上雜置筩中抽取三人問以聽過書中疑義三條使對衆解説通者置簿記録粗者不問不通者有罰每月中兩次公試各試所習舉業委教授考定優劣等第具姓名出榜示訖亦置簿記録其有過犯者小過則罰錢中過則降等謂自内舍高第降為中等中等降為初等初等降為外舍生外舍生無等可降者勒出學大過則斥出學亦置簿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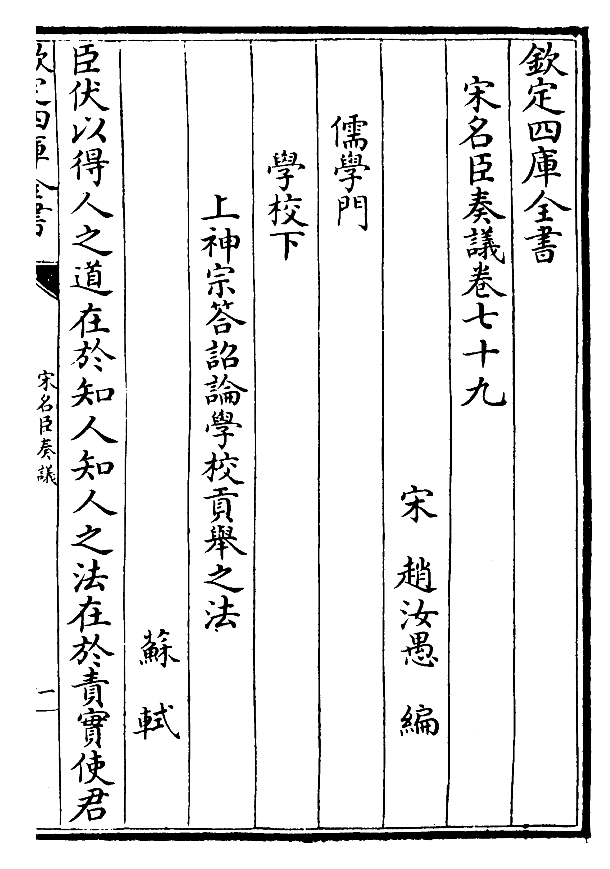
録每遇春秋釋奠畢委教授選擇外舍生到學及半年以上自前釋奠以来説書多通公試多在優等姓名近上即為優等過犯情輕少即升入内舍為初等生始聽於學中宿食又選擇初等生升為中等生中等生升為髙等生皆如外舍生之法其有二人以上比較難決者即特令説書及試所業以決之皆須具狀申於州委知州通判更加審覆委得公當然後給牒補之如後来有過降等者其牒即毁抹其教授選擇糾舉升降等第若有不公委

知州通判覺察取勘聞奏乞行衝替其開封府舉人舊無府學並令寓教於國子監其國子監學人須實是品官子弟方得依條入學其教試選升之法並與外州同以直講比教授判監同判監比知州通判凡國子監開封府及諸州軍內舍高等生額並用本處解額之半解額有奇數者入學等生額假若解額三人則以二人為高等生額其中等倍高等初倍中等若人數未足則闕之不得溢額補人若遇詔下開貢舉委本處判監同判監知州通判截自其日勘會高等

生補及半年以上者具姓名結罪保明聞奏（開封府學人只委判監同判監保明）仍與給公憑許令免解直就省試其高等生占不盡解額方許本處其餘舉人取解其中等初等生于取解時仍別立號每七人中取一人奏名如此則舉人亦稍向經術崇行義矣夫經術深淺非程試所能知行義美惡非朝夕所能察今使之處於學校經二三年累經選擇升至高等又占解額妨衆人進取之路若其高等生經術則講説常通文藝則屢入優等過犯則全然

輕少行義則為衆所服比之糊名謄録考其一日所試賦詩論策偶有所長而取之者相去逺矣況近年舉人或一無行能横遇恩澤幸得免解者不可勝數令高等生行能如此裁免一觧豈足惜哉此學校之法也若朝廷又不能如此只於舊條之中毛舉數事微有更張則於取士之道並無所益徒更煩苛不若悉循舊貫之為愈也熈寧二年五月上時為翰林學士

宋名臣奏議卷七十八



宋名臣奏議卷七十九

宋　趙汝愚　編

儒學門

學校下

上神宗答詔論學校貢舉之法

蘇　軾

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

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皁隷未嘗無人而況學校貢舉乎雖因今日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明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為功强其所不欲行而復之則難為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材亦必有道

矣何必由學乎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歷之間以為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矧今陛下必欲取德行道義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宫室歛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當以時簡其不帥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欲無大變改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歷之制何異故臣以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法

不廢於吾之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百餘年治亂興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為孰優所得文武之長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為孰辨較此四者長短之議決矣今議者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貢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廢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變經生朴學不用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

人君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軻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以為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不至矣德行之弊至於如此自文章而言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策論詩賦均為無用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廢者以為設科取士不過如此而已豈獨吾祖宗自堯舜亦

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堯舜已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决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麗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麗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天下而必欲廢之近歲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

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為文也無規矩繩墨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文付難攷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且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為朋黨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舉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為進士曉義者又已去為明經其餘皆朴魯不能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於有政能否

自彰令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騖可謂博矣至于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為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疎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大者遠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摠攬衆才經濟世務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與焉然臣竊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王衍好莊老天下師之風俗陵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

而修異教大歷之政至今為笑故孔子罕言性命以為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為聖人鬻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視其貌超然無着而不可挹此豈能真然哉盖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皆能如莊周以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

主之名器爵禄所以厲世磨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況於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詔有司試之以實學博通經史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熙寧二年五月上時為直史館判官誥院

上神宗論上舍當罷糊名之法　彭汝礪

臣伏覩國子監考試上舍依銓試例臣伏念自王者之迹熄而學校教養之法不明于天下學者以言而不及

道於是其實幾亡焉道之方行也陛下以天明命奮然震起而鼎新之放淫辭黜邪説造之以經術而學士大夫知所本矣然風俗靡靡未還忠厚豈獨俗之未成哉亦由吾所以取之者其私法未盡也且夫科舉之興久矣相因於千歲而欲革於一旦之近臣固自知其難也蓋亦有漸焉今天下之士或聚或散而行能之實非可以遽察臣以謂當自庠序始法度之行自近及遠故又當自太學始考試官以行能為差雖未如古蓋亦殆庶

幾焉今上舍尤所以風動四方比他時益當謹選而必用糊名之法似非朝廷所以養育德義之本意也且朝廷罷詩賦廢制科欲取之以實也今如是則但察其詞而已何以異於以言也論選士學校不循科舉之常恐必非其人也今如是則不肖者亦可以僥倖何以異於科舉也今六經之說其明如日雖老夫小子皆得自託於義理之學文不足患也所慮者其實未應而已臣欲乞試內上舍皆以文行參考如辭理優長材行超卓為

一等推恩行義無玷者為一等如有過闕文雖中不與焉夫上舍中其恩不過免觧或遂得一命而使人人知所以自愛而興於德所施者寡而所及者逺夫是之謂要術行之以漸待之以久古或可復矣臣嘗待罪學官稍詳本末如臣所論衆不能廢今所以用封彌謄録欲如内舍者恐物議難一不敢自任其責而朝廷所以如此者亦以私疑之也臣謂以陛下興起學校方將追還三代之美而立政造法乃無以異於後世之科舉則所

失多矣夫行能有素非可以一朝一夕為之是非所繫者衆亦非一人之所能專也苟得其私第當竄其人而已不可以非其人而廢法也臣欲乞祇令瑣宿考校庶幾專一或以臺諫官一人臨之以防議論之私其它如試内舍體例則學校之興不至廢法之失矣熙寧九年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上哲宗罷博士諸生不相見之禁

劉摯

臣竊以學校之制主於教育人材非行法之地也羣居衆聚帥而齊之則誠不可以無法然而法之為學校設者宜有禮義存焉可也比歲太學屢起大獄其事一出於誣枉於是有司緣此造為法禁煩苛凝密士之學其間者轉身舉足輙蹈憲網束濕愈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盗上下疑貳求於苟免先王之意禮義之旨蓋已盡矣且法有大可怪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但博士月巡所隸之齋而已謂如此則請問

者對衆足以為證左以防私請以杜賄謝嗟夫學之政令豈不大謬先王之意哉私請賄謝如是真可以絶之乎而又齋數不一不可以隨經分隷也故使人兼巡如周易博士或巡治禮之舍禮學博士復巡治詩之舍往往所至備禮請問相與揖諾至或不交一言而退昔之設學校教養之法師生問對憤悱開發相與曲折反復諄諄善誘蓋其意不如是之踈也其道不如是之戾也先王之於天下遇人以長者君子之道則下必有長者

君子之行而報乎上者斯有禮也遇人以小人犬豕之道則彼將以小人犬豕自為而報乎上者不能有義也况夫學校之間哉太學自置三舍之法寥寥至今未嘗應令成就一人豈真無人也主司懲前日之禍畏罪避謗士雖有豪傑拔萃之才誰敢題品以人物自任而置之上第哉則是先帝有興賢造士之美意而有司以法害之也臣愚欲望聖慈詳酌罷博士諸生不相見之禁教誨請益聽其在學往還即私有干求餽受自依律勑

仍乞先次施行外應太學見行條制委本監長貳與其屬看詳省其煩密太甚取其可行便於今日者有所增損著為科條上之禮部本部再行詳定上之三省以聽

聖斷元祐元年二月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哲宗乞擇名師主太學　朱光庭

臣竊以立國家太平之基本者莫急於人材養天下人材之成就者莫先於庠序朝廷務要廣求人材而不素為之養則何由而得今上庠與州郡學校雖名為興賢

而無養人材之實所以然者盖無名師之故也夫所謂名師者其經術足以窮聖緼其行義足以為人表又能至誠以教養為已任者是也昔在仁宗朝詔胡瑗典太學當是時天下學者翕然向風所以成就人材為多至今未見其繼者豈國家之大四海之廣無其人患在不求之也今庠序之中不見以禮義教養唯見以苛禁繩治其所習經術所修行義孰為發明孰為觀法學官者區區自顧苛禁之不暇奚暇治禮義哉甚非所以為首

善之地也今朝廷所去弊政幾欲盡而所修善政未甚聞臣以謂所修善政莫先於置名師興學校以養人材首善自京師而風動天下伏望聖慈詔大臣博求真儒為天下所共推者使主太學以教養為己任罷三舍之弊法去一切之苛禁專務以禮義教養多士自然可以成就人材為陛下立太平之基本臣願陛下留神天下幸甚元祐元年閏二月上時為左正言

上哲宗乞罷三舍法

王巖叟

臣聞法有為名則美而行之則艱事有用意則良而施之則戾者三舍是也三舍之法立雖有髙材異能未見能取而得之而奔競之患起奔競之患起而賄賂之私行賄賂之私行而獄訟之禍興獄訟之禍興而防猜之禁繁博士勞於簿書諸生困於文法非復渾然養士之體而庠序之風或幾乎息此識者之所共嘆也臣竊謂庠序者所以萃羣材而樂育之以定其志業養其名譽優游舒徐以待其成今乃科舉之外别開進取之多岐以支離其

心而激其爭端使利害得失日交戰於胷中損育德善道之淳意非所以篤教化成人材也臣愚乞鑒已然之獘罷三舍法閞先生弟子不相見之禁示學士大夫以義講解之餘止於公私試第高下如昔時自足以奬材氣而厲風聲使多士欣欣於從學則上庠宜復有雍容樂易之美為四方矜式矣元祐元年四月上時為左司諫

上哲宗三學看詳條制　　程　頤

一三學制看詳舊制公私試試上舍補內舍蓋無虛

月皆糊名考校排定高下煩勞費用不可勝言於學者無所益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今立法改試為課更不考定高下只輪番請名學生當面下點抹教其未至所貴有益學者不失庠序之體舊制考察行藝以不犯罰為行試在高等為藝有注官免省試免解三等旌擢令不用舊考察法只於內舍推擇才學行義為衆所稱者升為上舍上舍學行才器堪為時用者長

貳狀其行能聞於朝廷

一三學制看詳太學舊制博士二人同講一經論語孟子又置學諭分講聖人之道雖一而治經家法各不同二人同講一經則學者所從不一今立法置博士十人六人分講六經餘四人分講論語孟子講大經終者却講小經諸經輪互講說有專經者亦許通那

一律學制看詳律學之設盖欲居官者知為政之方

其未出官及未有官人且當專意經術並令入太
學乃學古入官之義今立法到吏部人方許入律
學
一武學制看詳所治經書有三略六韜尉繚子鄙淺
無取今減去却添入孝經論語孟子左氏傳言兵
事
一三學制看詳舊來條制有期親尊長服不許應舉
後來改法雖祖父母喪亦許應舉夫尊祖之義人

道之本若許居喪進取深害義理今立法學生遭祖父母喪給長假行服貢舉條貫乞朝廷修改元祐元年五月上時為崇政殿說書有詔旨看詳國子監太學條制同孫覺顧臨上

上哲宗請用薦舉之士為學官乞罷試法

王巖叟

臣伏以砥名礪行以待用於世者士人之所以自處也養士人之節以成就其美而風天下之俗者朝廷之所以處士人也臣竊見內自太學外至州郡學官之制皆

令就試四方之士區區於進卷屑屑於程文不憚奔馳之遠淹留之久者顧豈其心哉祿仕迫之有不得已耳甚非所以重師道崇儒風惜士人之節也禮曰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今立法如此使人人自求為師欲天下之民知敬學恐不可得臣愚伏望聖慈令罷此法一用應詔薦舉之士為中外學官以重教導之選為天下勸

貼黃如蒙特賜罷試用舉乞歲令近臣并諸路監

司各舉所知朝廷採察而用之其武學學官亦乞依此元祐元年七月上時為左司諫詔從之

上哲宗乞循祖宗故事視學　范百禄

臣伏惟二聖臨御以來朝廷清明海内乂安邊隅弭兵革之災田里無狗吠之警耋老倪稚咸樂其生德之休明治古何遠原其所以誠由舉措施設率循祖宗典故而然人無智愚莫不共知此説豈功美實何可殫陳獨有視學之行缺而未舉臣伏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正

月二月四年四月太宗皇帝端拱元年八月淳化五年十一月真宗皇帝咸平二年七月皆幸國子監仁宗皇帝天聖二年八月幸國子監謁文宣王召從臣升講堂令直講馬龜符說論語一篇賜龜符三品服恭惟祖宗隆儒師古躬化天下之意如此今陛下天縱將聖日進於道光明緝熙體合自然聖學之積可謂勤而不倦矣然方領矩步之士挾書觀光者四方萬里竭蹷而來遊於京師分處庠序未嘗一聞鑾輿之音而望屬車之塵

意者陛下專事講筵遊心經史而祖宗以來至天聖故事猶有未遑暇者乎臣愚伏望陛下特詔有司檢舉祖宗視學故事以待萬幾之暇而賜臨觀焉令耆儒博士横經進説以示天下文明之化豈不盛哉伏惟聖慈留察恕其狂僭天下幸甚

貼黄禮記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注使有司攝其事

舉常禮祭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禮耳非為

彼報也元祐元年八月上時為翰林學士兼侍讀

宋名臣奏議卷七十九